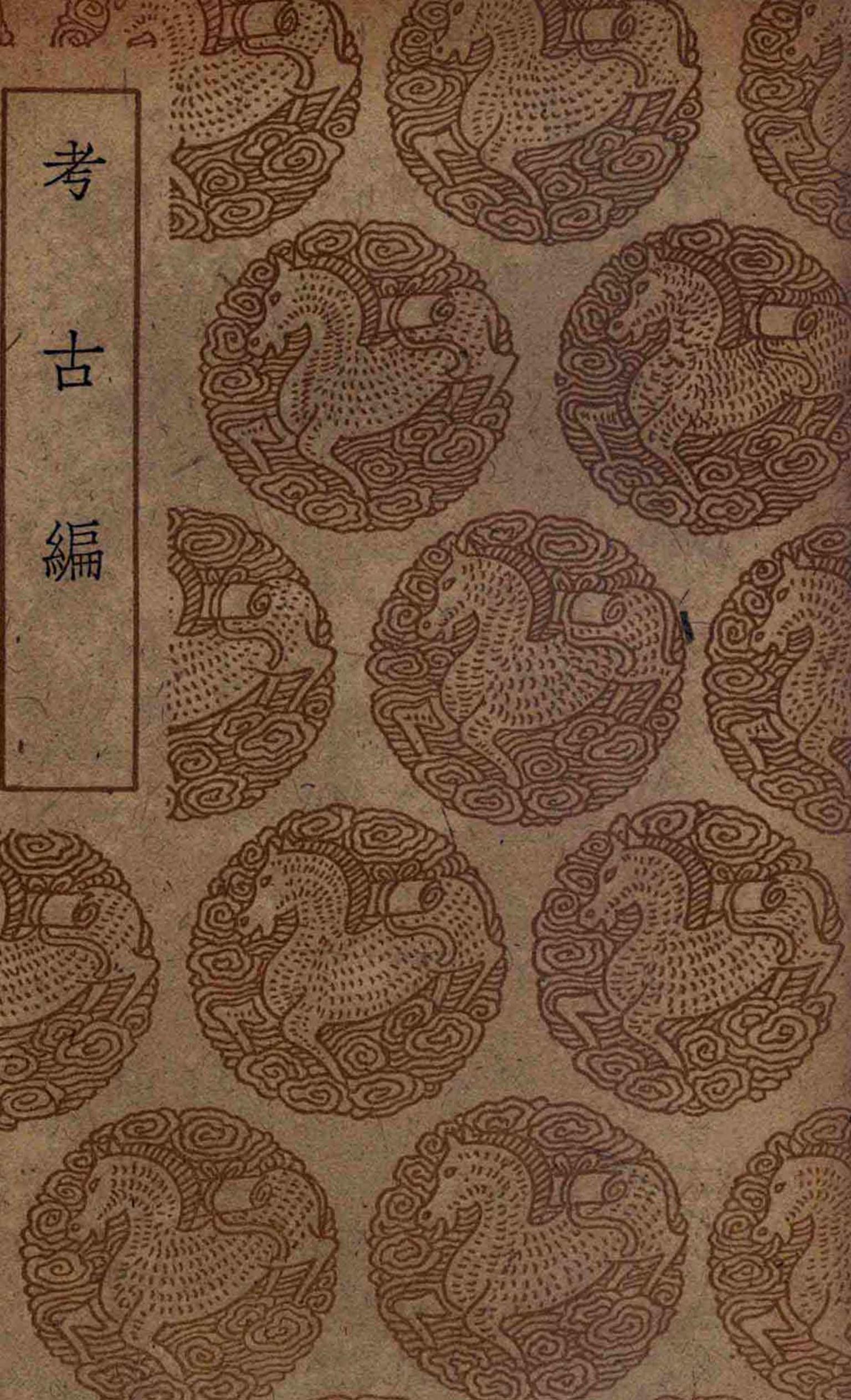


考
古
編



古 考 編

程大昌撰

叢書集成初編

(本印補)

考 古 編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程

大

昌

撰

商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考古編卷之一

宋 程大昌泰之撰

考古編

予賦性樸拙。琴弈博射。法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全真委命。雅不信祈禱。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縉黃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閒因蒞官接物之隙。兀坐無爲。則所爲交際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冊而已。自古至今。若聖君賢臣。有作有述。有釋有駁。至于而精言高義。略無遺譏矣。予方奉教不暇。而敢贅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循其所傳。稽其所起。苟或未至安懾。則默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參考。久忽究竟。揆諸本始。而明協諸旁證。而合。則遂忻然自幸。如處暗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樂于剗發古義。而躍如不制者矣。亦安知無諱非伏鄭而誚其多事也歟。知我罪我。無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則貴乎至當不易也。又曰。溫故而知新。則又貴乎浚井得泉也。而予敢安於已措而息於既者哉。求閑苟遂。益取平日所擬而盡究其極。五十九年之非。忽其自見。則其爲可樂。豈勝厚哉。舊著恐遂散佚。輯爲一編。以便尋繹。而敍識其所從作。苟有見當繼續其後也。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於泉州安靜堂。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

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敍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敍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常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難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

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鵠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籥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遞相授受於是叛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旣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序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籥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爲作具言其音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謂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夫關雎亂於師摯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知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制爲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旣出而剏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駭者矣。頤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砾石。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頹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間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寧置之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傅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譖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爲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習前傳。不足多辨。戴嘗究求其原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蘋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

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也。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况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知指采繁采蘋爲風，援引頌文而冠魯商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概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苟况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况乃概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僞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旣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况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况猶忽忘以爲無有，則訛詩爲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考古編卷之二

詩論六

漢人贊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卽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轍固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爲世所宗。轍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况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剏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爾。左苟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概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字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廓大之。遂名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掩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

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未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歛。逸詩有幽雅幽頌。而無幽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賦。曰比。曰興。曰風。曰雅。曰頌。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以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增申伯也。自敍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於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刪剏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况左氏漢儒以爲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大遠矣。

詩論八

周禮籥章歛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人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入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驕虞狸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歛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夫旣於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臆其爲詩矣設如所云卽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爲三詩乎今考諸豳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旣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臆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爲樂正則雅頌混爲一詩其得爲正乎其旣不正豈不爲夫子之所刪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旣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而籥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豳詩以爲豳風而曰此詩卽籥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於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

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爲景公君臣相悅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歛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足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己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敍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乍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旨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旣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尙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

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掇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鑒於其不通者。則姑歛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喻。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而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敍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旣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詩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所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中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

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眎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俟表別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概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曇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密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商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敍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同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講求。遂釐剏諸序。各寘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

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卽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旣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尙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尙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鄘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旣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旣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例則自相差戾。視札語則有所增益。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

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例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卽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已。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歸此正定

毛氏

鵲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